

新一轮武侠小说翻拍热来临,除了选角争议,再也没什么可谈的了

从“头部内容”到“新人集训营” 金庸剧式微的背后是什么



2017年版《射雕英雄传》是近年来唯一一部受到好评的金庸剧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几乎完全重制了1983年的版本。图为该剧海报。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若非朋友圈里有人戏谑“新的辣眼睛剧集诞生”,这部原著自带粉丝的改编剧,大抵就会不温不火地开始并结束吧。最新版《笑傲江湖》日前在视频网站播出。无法登上卫视频道,只是该剧的一重困境。在年产1.4万集的国产剧集里,制片方更不愿见到的,是泥牛入海,既没有话题,也捧不红新人。

遗憾的是,大多数新拍金庸剧,都栽在了同一个死循环里。以眼下的《笑傲江湖》为例,打开第一集,涌来的弹幕几乎是一个调调:诟病选角,怀念老版。到了第四集,干脆连弹幕都是稀罕物了。这一版打不出影响力,意味着下一次重拍只能继续“轻”制作,用新人,多半再陷入新一轮吐槽中。这不,2018年新敲定的制作计划里,《倚天屠龙记》和《神雕侠侣》都榜上有名,但网友的评论出奇尴尬——一届不如一届。

冯其庸曾说:“这世上有华人的地方,就会有层出不穷的金庸迷。这种现象,值得研究。”现如今,更值得玩味的现象是:金庸迷仍未老,金庸剧仍大规模重拍,但其“江湖地位”却是越发没落了。

占过电视剧制作“头部资源”的金庸剧,今日式微,谁是“祸首”?

互联网时代,“旧武侠”文本渐成“古董董”

环顾四周,金庸剧绝非武侠剧中边缘化最厉害的一支。过去两年,已播的新《萧十一郎》、新《边城浪子》和《飞刀又见飞刀》,没有一部刷出了存在感。最新的片单,待拍的《绝代双骄》《陆小凤传奇》《萍踪侠影录》,无一不被看好。

昔日掀起武侠影视热潮的“金梁古温”风光不再,首先得从武侠文本的退让说起。20世纪,武侠小说有民国旧派到港台新派的流变。其中,金庸从1955年开始于报纸上连载小说,从1970年起,他开始全面修改,历十年完成。其小说立

体而庞杂的人物体系蕴含着东方哲学思维,也兼具历史地理的开阔格局。其下笔更是“大象无形”“得意忘象,得意忘言”,“象”与“意”充盈文中,而不自觉“言”之存在。正是这股子“侠文化”,令武侠IP的美誉和价值,一度维持在高位。当年,周星驰不过是在《功夫》里用了“神雕侠侣”四个字,就为此支付了六万元。但随着金庸封笔,梁羽生、古龙驾鹤,温瑞安独木不成林,武侠文化的大旗再无人能接。

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,网络上的武侠小说也开始“跨界”风行。“旧武侠”渐成部分人眼中的“老古董”,轻武侠、武侠奇幻等成了宠儿。网络写手们从旧武侠里找寻门派架构,从都市言情里提炼一点甜蜜元素,再到网络游戏里借点二次元风高,熔一炉,兑一兑,仙侠文、奇幻文层出不穷。有了网络文本打底,据此改编的影视剧随之转变风向,如今的“头部内容”不再是苍凉厚重的“旧武侠”,而是带着所谓“年轻感”的古偶剧。《仙剑奇侠传》《花千骨》《诛仙青云志》《蜀山战纪》等,莫不是各家公司从明星选择到播出平台都步步为营、锱铢必较的“大戏”。

金庸的“侠文化”在网上失去了文本阵地,那么黄老邪布下天覆阵、地截阵、风扬阵、云垂阵的桃花岛与“三生三世”的桃花林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?

划得来的“生意经”,让武侠剧沦为新人集训的副产品

比武难胜不能只怨兵器,还得从剧集自身的“武功”论起。自打经典武侠剧的江湖地位动摇,各公司以自我放弃之姿追逐“投资回报率”,同样得追责。

片方的算盘这样打——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,金庸剧的IP再怎样不复辉煌,它都有“天然粉”,谁演令狐冲,谁演郭靖,总还能引起网络关注。就算一水差评,也是一种“流量经济”。而且,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的故事相对成熟,大大降低了剧本开发的成本。所以,拿金庸剧来“锻炼队伍”“新人混个脸熟”,不啻为一次高性价比的制作:能火

当然大赚,不火也不至于捶胸顿足。大不了学学近年来唯一受到好评的2017年版《射雕英雄传》,不就是忠实重拍了1983年的内容嘛。

可控的成本,划得来的“生意经”,屡试不爽的懒惰思维下,与其说武侠剧已然沦为反复加热的冷锅冷灶,不如看成,这款类型剧只是影视公司新人集训的副产品。

无怪乎观众念旧,回三四十几年前,假山假水背景下,却是一片至真至诚的创作心。那时候的拍摄,剧本信奉“情怀”,角色注重“侠气”,就连不少主题曲都透着义薄云天。影视创作从来是门集体的手艺,正是当年每个环节对于“侠之小者,行侠仗义;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的精心雕琢,才让金庸剧成为当年的明星制造机:1978年《倚天屠龙记》火了郑少秋;1983年《神雕侠侣》把刘德华带到视野中央;《笑傲江湖》里令狐冲的侠气与周润发相得益彰;《射雕英雄传》的黄日华与翁美玲曾令多少少年心向往之;而《鹿鼎记》《侠客行》《倚天屠龙记》三部金庸剧更是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“忧郁版”之外的梁朝伟经典形象。同样靠“情怀”先行,“侠义”打磨,彼时即便翻拍,也能成就经典:1995年古天乐、李若彤版《神雕侠侣》,1996年吕颂贤版《笑傲江湖》,不外如是。

知乎上,有关“金庸小说为什么广受喜爱”的问题,这个答案被赞次数最多:“因为广大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孺慕之情在起作用。大家发现,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,如‘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’‘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’‘一诺千金,生死以之’等等,这些在现实中被某些人弄丢的东西,在金庸小说里依然那么山清水秀。即使琴棋书画民俗风物一应俱全,那也那么的色香味俱全咯嘛嘛可口。这真像自家跑了的群羊又回来,乐呀。”

人们怀念那些文本,其实与怀念旧时的电视剧制作手艺,异曲同工。

曾评价电视剧《围城》“总体拍得可以,对话删得可惜”,被问及书后故事——

钱锺书给出答案:“去读书”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说起代表作《围城》,钱锺书有句话:“我30多岁写这部小说,想用小说原本技巧,打败小说。”作为学者的钱锺书缘何发此感慨?他又如何将其学术功底汇集于小说创作中?为何他最终同意将《围城》拍摄成同名电视剧?日前,钱锺书生前助手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栾贵明,在新著《小说逸语》一书中探讨了这些话题,从多重角度对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《围城》展开解读。

“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,深于一切语言,一切啼笑”

自1946年2月起,长篇小说《围城》在上海《文艺复兴》杂志上连载了六期。刊发伊始,便吸引了众多中外读者的目光。1947年5月,单行本《围城》在上海晨光出版社正式出版后,国内外多种版本层出不穷,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家就重印多次销量累计达数百万册,几十年来长销不衰。当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栾贵明,1964年毕业于后来到钱锺书身边工作,他曾多次问及钱锺书关于《围城》背后的故事,但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三个字:“去读书”。

据统计,《围城》共使用不重复的汉字3317个,而这些字是钱锺书“一个字一个字”地写出来的。“钱先生一直认为,用中文做文章,一定要以字为基本单位,再一字一句地构成大块文章。只有字字仔细推敲,才能把文章写得生龙活虎。”栾贵明对钱锺书的那句“写文章作诗讲究‘炼字’,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”深有体会,他将钱锺书在《围城》中的选字和构词、造句与成章,也在《小说逸语》一书中详细列举和解析。

比如,钱锺书对中国古代的戏剧小说烂熟于心,对于自己笔下的角色姓名,也不忘精心编制使用。《围城》中的方鸿渐、唐晓芙、苏鸿业、孙柔嘉、曹元朗、顾尔谦等近20位主要人物,都被冠以性格化姓名,一亮相便会令读者心领神会。“曹元朗”,“元”“圆”谐音双关;还配以菱形,曹氏的脸面形容为“圆如太极的脸”“脸上了一圈圈的笑纹,像投了石子后的水面”;语义上,“圆”既包含着流动、周全的一面,也有“守规矩,依样照例”的一面。

而“多读书”同样也体现在小说对各种中外图书轻车熟路的援引穿插中。从《谈瀛录》《大明会典》、四大名著,到西方荷马、柏拉图、《天方夜谭》、莎士比亚戏剧,《围城》的故事被一大堆书名和金句推进着,读者在阅读的同时,也会获得纯意外的新鲜知识。

说起“围城”,许多人下意识会冒出“城里的人想逃出来,城外的人想钻进去”,其实这只是《围城》情节中透露出的一层叙事。在栾贵明看来,《围城》被钱先生选作小说书名,“既能让人平静安心,同时又令人痛苦郁闷”,与小说最后21个字巧妙呼应——“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,深于一切语言,一切啼笑”。

引申开去,那就是“人,人类,人类的困境”。“旁观人生,指点世态,书中虽无大段说教之词,然而,读者却能为人物和事件所感染,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,从而获得一种觉悟的快乐。”栾贵明发现,“围城”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。经

过钱锺书的艺术想象和创造,《围城》中时起时伏、处处申说的,无不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——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,浪抛心力而已。人们终身处于“围城”境遇而不自知,“道阻且长、欲往莫至”,可以说是浪漫主义遥远理想的象征。

六次录音资料披露夫妇俩对同名电视剧《围城》感受

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《围城》1990年播出后,引发广泛关注,该剧由黄蜀芹执导,汇集了陈道明、英达、吕丽萍、李媛媛、葛优等一批实力派演员。不过,从文本走向荧屏,个中也上演了颇多故事。

栾贵明在《小说逸语》书中回忆道:当年在钱先生八十大寿前,时任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的杨澜时商讨应说钱锺书同意把《围城》搬上荧屏,但此前“试过几次,都大败而逃”,后念及杨澜的《称心如意》《弄真成假》等均由黄佐临导演,且“票税”高,两家合作的渊源颇深。当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带来她爸爸的一封信,“要拍《围城》”,钱锺书夫妇考虑几番后最终答应了,算是水到渠成。

经常有朋友问栾贵明,《围城》电视剧可否再拍?“我综合钱杨二位先生的零言碎语,黄蜀芹导演的《围城》电视剧,已达到高水准,沿原途再拍,肯定不易突破。而提高对原作的认识度,置文学于统领地位,首先是高精度再现《围城》全部或大部对白,辅必要的素雅场景,简明情节,企盼可以构造新型的文学电视。”他透露,钱杨二老生前惜时如命,他们也不是不看电视,更不反对电视,只是绝不长时间连续看电视。比如,钱先生喜欢《西游记》,小说、电视剧、动漫都看,“我见他在看电视,恐怕不会有人相信,都是站在电视机前,还经常触屏指点大圣什么地方违背了原作者之意。然后,走到电视后面书桌桌旁,大笔一挥,写出一篇又一篇小文,为《西游记》鸣冤叫屈,匿名寄往上海报刊发表。”

书中透露,关于电视剧《围城》,栾贵明存有六次录音资料,多有旁人在场,其中不少对话都披露了钱锺书的态度。比如,1990年10月28日,钱锺书说:“电视剧还拍得可以。陈道明说我没拍过这么好的戏。”当年11月4日,杨澜说:“电视有几处要改。一是苏小姐在自家称呼不对。二是赵辛楣给‘他们订一房间’是不对的。友人发现《飘》的背景不对。”还有夫妻二人的对话,钱先生:“我本来来看都不要看,她和女儿把我按下来看。”杨先生:“按下来看两眼,又跳起来。”

到了1990年12月9日,当日电视里正在放《围城》的带子,钱锺书发话:“昨晚的《围城》看了吗?汽车还有点像。”“他们努力,拍得还可以。”隔了一周,当年12月16日,钱锺书的录音原话是:“现在总算演完了。昨天晚上三集。我不看。一看还要仔细翻书,书里埋了很多线索,对话也删得可惜。总体拍得算好了,谢谢他们。”

或许,在钱锺书看来,电视剧《围城》已经有了独立的生命,小说作者更多只能是带着距离感的打量,恰如他那句名言:“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,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只蛋的鸡呢?”



电视剧《围城》1990年播出后,引发广泛关注。图为该剧剧照。

在即兴改编的钢琴声中重新诠释舒曼等人曲目

法国钢琴家托马斯·恩科下月献演上海大剧院

本报讯(记者姜方)一场充满多元音乐元素的“古典与即兴”钢琴独奏音乐会,将于下月中旬奏响。应“走进大剧院——汉唐文化国际音乐季”之邀,法国钢琴家托马斯·恩科将登台上海大剧院中剧场,不仅演绎个人原创作品,还将改编舒曼、勃拉姆斯等大师的佳作。

托马斯·恩科既擅演奏古典乐,又十分热衷于爵士乐。在沪上音乐会中,他将演奏舒曼的《异国和异国的人们》《阿拉伯风格曲》,并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改编,以当代年轻人的视角,去诠释舒曼音乐中的浪漫与激情。托马斯还将选取勃拉姆斯《匈牙利舞曲》中四首乐曲的主题旋律和主要和声,以即兴

演奏的方式将其进行有机串联,以寻求不一样的演奏效果。《匈牙利舞曲》是由21首匈牙利舞曲组成的曲集,由勃拉姆斯为钢琴四手联弹而作,其中有三首曾被其改编为管弦乐曲。勃拉姆斯在这部曲集中借用了不少吉普赛音乐的旋律与素材。21首匈牙利舞曲风格不尽相同,但具有相似的音乐特点,如自由的节奏、装饰性的旋律、变化激烈的速度,同时带有一定的即兴性质。托马斯也为本场演出留下了一颗小悬念,在音乐会上究竟会选择哪四首乐曲,要到现场才能揭晓。此外,钢琴家还将即兴改编布鲁克《奥菲欧与尤利迪西》中的重要唱段。

金庸《射雕英雄传》英文版发行,第一卷《英雄诞生》登陆全球书架 如何用英语阐释中国大侠郭靖

■本报记者 陈熙涵 许畅

距创作发表60多年后,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有英译本了!日前,第一卷由美国麦克莱克斯出版社面向全球出版发行,400多页译作封面正中印有展开的黑色羽翼,第一卷译名为《英雄诞生》,标价14.99英镑,约合132元人民币。因反响火爆,推出一周后便加印了。

英国最大连锁书店沃特斯通在其网站上这样介绍:“如果你喜欢《魔戒》,那一定不要错过《英雄诞生》……跟着郭靖和黄蓉踏上探险之路,看他们坠入爱河,和他们一起经历各种战争与打斗。一部交织着中国功夫、历史和爱情的小说,保证让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”由于金庸原著情节丰满、篇幅很长,出版商将其分为四卷陆续译出。仅第一卷的翻译出版就历时近六年。

在中文世界,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的故事早已传遍,但在英语语境中,金庸的“现象级”畅销书,却因长期鲜少翻译而默默无闻,只有几部被零星译介过。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,正是作品所蕴藏的东方文化博大精深,语言独特,如何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13世

纪的中国大侠郭靖?有海外书评把《射雕英雄传》的男主角郭靖称作J.R.R.托尔金《魔戒》里的佛罗多·巴金斯,或乔治·马丁《权力的游戏》里的琼恩·雪诺,以便于西方读者理解角色性格和形象。

但仍有不少网友操碎了心:海外译者和读者能明白“九阴白骨爪”“南帝、北丐、东邪、西毒”等一系列武侠词汇吗?据了解,此次翻译工作由“80后”瑞典姑娘安娜·霍姆伍德完成,她给自己取了好听的中文名字“郝玉青”。郝玉青出生在瑞典,在双语环境里长大,后在英国和中国学习中文,包括文言文,又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几年。她做过书籍版权代理,曾与余华、迟子建、刘震云、苏童等知名作家都有过版权方面的合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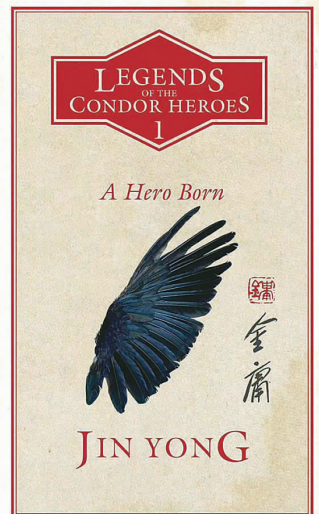
据她透露,翻译金庸最头疼的不是武功招数的名称,而是如何让这些武功招数“打得流畅”——翻译武功招数的同时,带出功夫背后贯穿的中国哲学才是最大的挑战。比如,“江南七怪”被译作“Seven Freaks of the South(南方的七个怪人)”;“降龙十八掌”直译为“the 18 palm attacks to defeat dragons”,但西方读者不一定明白的是,后者这套武功和易经有关,一招一式浸淫东方哲学意蕴。

对于西方人能否理解“侠”文化这个问题,译者完全不担心,她认为“侠”文化与西方文化其实是连通的,谁说19世纪大仲马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不是一个关于“侠”的传奇呢?“我认为,好的故事一定是没有国界之分的。”她表示,金庸的作品里有侠肝义胆、江湖情仇,是全世界读者都喜欢读的内容。她十分看好中国武侠小说在英文图书市场的前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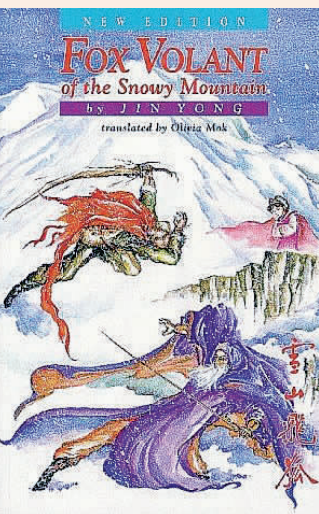
在欧美出版商看来,金庸小说之于中国人,就相当于乔治·西默农(法国侦探小说家)之于法国人,托尔斯泰之于俄国人,“是平民文化的一部分,一代读者满怀热忱地将其传递给下一代读者。”

此前,金庸作品的英译本有闵福德翻译的《鹿鼎记》(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)、闵福德与另两位译者合译的《书剑恩仇录》(The Book and the Sword)、莫锦屏翻译的《雪山飞狐》(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)。

据悉,麦克莱克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《神雕侠侣》和《倚天屠龙记》英译本。由此,“射雕三部曲”系列英译本将在海外出齐。



《射雕英雄传》英文版。



《雪山飞狐》英文版。